



李椿萱

Li Chunxuan

李椿萱 空气动力学、航空航天飞行器设计、高速碰撞力学专家。1939年11月9日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原籍广东省新会市。1963年毕业于台湾省成功大学，1972年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国家计算液体力学实验室主任。在美期间曾参与美国航天飞机、导弹等型号及推进系统的热、气动设计和预研工作，并从事超高速碰撞力学的研究工作。回国后主要从事飞行器空气动力学研究，参与了“863计划”航天飞行器的规划组织工作。近年来主要致力于高超声速飞行器与推进系统一体化气体热动力设计，等离子体空气动力学及其在流动控制中的应用，原子氧与空间材料相互作用等多学科综合性研究。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与日寇飞机的吼叫和炸弹的爆炸声混杂在一起，已躺在烈士墓里的生父却已看不到他的这个儿子了。将她不到两岁的大儿子交人看管，由桂林匆匆赶往成都处理父亲后事的母亲，在回到桂林时再也见不到在此期间不幸染上脑炎而去世的儿子——我从未曾见过面的哥哥。抗战胜利后，举家随着复员的继父，一名回国参加抗战的印尼华侨，回到了他的侨居地，印尼邦加岛，一个盛产锡矿但淳朴、落后的小岛。随后迁到苏门答腊岛巨港市，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印尼开始排华时返

回台湾。我便先是在祖国大陆重庆、南京，后去印尼，最后回到祖国台湾的辗转迁涉中完成了中小学的教育。

我们的家境不算好。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一直生活在农村，课外时间必须完成力所能及的家务和农活如砍柴挑水和锄草翻地等，并一知半解地学着动手接枝和嫁接植物。我离开邦加岛已五十多年了，从未回去探访。我所栽植的香蕉、椰子和接枝的果树应早已开花结果。在巨港上中学期间，由于印尼政府对进口国内教科书的禁令，学校的教科书只能通过誊写蜡纸油印解决。我也因此得到了刻写钢板的勤工俭学的机会。解放初期，国内出版了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巨港中学图书馆有丰富的馆藏，不但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同时还成为我的人文思想教育的启蒙老师，孕育了我30年后才实现的回国的决心。

我在台湾生活了八年，1959年考上了台湾成功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在台北市一家工厂任助理工程师，从事热交换系统和空调机的设计工作，两年后赴美国留学。两年的工程实践让我第一次真正体会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真正含义，对我日后的学习和工作帮助很大。在纽约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我所在的是由工程科学、宇航工程、核工程和生物工程等四个系组成的交叉科学工程学部，虽然主修的是宇航工程，但具有多学科的特色给予我拓宽知识面的良好学术环境。在此期间，我还学习了较多的数学课程。在我日后的科研工作中一直受益于所打下的这些基础。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美国将用作其舰队打靶之用而向台湾当局借用的钓鱼台列岛移交给日本，引发了在欧美的台港及东南亚华裔留学生的保钓运动。我也同许多已在当地工作以及在校的留学生一样投身到了运动中去。保钓运动既是中国现代史中又一次的爱国运动，也是留学生的一场自省和认同的过程。这一过程促使我作出了回国的决定。1972年

获得博士学位后便向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申请回国。一面留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一面等待国内的审批。八年后回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1980年，作为“文化大革命”后首批“海归”的一员，我回到了祖国大陆，被分配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前身——北京航空学院，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活。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国家百废待举。26年来，我亲历了身备各类票据，

花费大量时间排队购买生活必需品，到消费已不再是奇怪的名词，粮票、布票和外汇券成为宝贵收藏品的整个转变过程。然而，对于具有13亿人口、尚未完全统一的中国而言，这仅仅是起步；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人文立国仍然任重而道远。能加入到这个大潮的冲浪群体中去是我的造化。